

语丝·五里湖

花自飘零

| 正阳石 文 |

花开花谢,更替了岁月。

宋代李清照在词作《一剪梅》中,发出一句传诵千年的感叹,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。花开有时,花谢也有时。这是一朵花的完整旅程,也是一个最为常见的过程。所有的生命,都是这样的走势,无一例外。生生不息,那是生命整体的呈现,一株花植可以年年谢年年开,甚至越开越茂盛。然而对于其中的某一朵,却不是,谢了就是谢了。哪怕来年在同样的位置,开出同样色泽和大小,但此花已非彼朵。彼时之花,早已从有转至无,化泥成土。

生命是什么?在有中生无的过程中到底变化了什么?我们又惆怅什么?

生命,本质上就是尘世间的一段经历,是为所有个体量身定制的一次旅程。

对于一株花植来说,种子埋入泥土,标志着生命的起程。然后发芽成长,开花结籽。花开花谢无数年后,终至枯萎。生命虽然终结,但留有若干种子,等待另一次生命的开始。花开花谢的生命往复,只是此株花类植物其花朵部位的现象。对于整株花植来说,并没有无数次的生命。它看得见自己枝上的花朵谢了又开,但它却看不见自己枯败后的一切。这是因为结构的局限。花植对于从属于它结构的花朵变化,较为明了。然而对于花植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结构,却知之甚少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对于某一朵特定的花来说,虽然它只有一次生命经历,但在其更小的结构里,却有无数个轮回。花朵的凋零,也意味着果实的开始。花朵以自己的无,开启了另一个有。春华秋实,无数个花朵的一生历程,构成了花植的一个轮回。而在一个花圃中,也有无数株花植在参与花圃的轮回。

既有自己的生命,又与其他个体共同组成更大结构的生命,这就是花朵的意义。从有到无,只是某个结构的终结。在另外的结构里,也许正处于从有到无的过程中。

如果没有思维,那么人也和花朵一样,静静绽放,悄然凋零。从无到有,又从有到无。生

命之花,极个别的是经由自己来此世间,绝大多数的都不是。对于社会来说,经由谁来完全不重要,人也就是其某个结构里的轮回,无悲无喜。

但人毕竟是智慧生命。多了思维,又有什么不同呢?

机体加思维,组成了一个个体。个体间的区别,难道是机体么?你是谁,谁又是你?如果科技发展可以记忆转移,让你的思维能在一个复制体上延续,那你算是获得重生了么?此时你原来的躯体如果灭失,能算作你死亡了么?从个体的角度来说,前者算是重生,后者并非死亡。重生,一定是思维的重生,与机体无关。

人在三十来岁过后,身体机能就开始走下坡路,巅峰难再。而思维,却因为获得了人生小半辈子经历的融合,此时才真正开始成型。机体在开启从有到无的衰退,思维在开启从无到有的成长。有无互替,有无相成。花由开到谢,果由无到有,这是花的轮回。体由强至弱,思由弱至强,这是人的轮回。

果实的作用,是为了种族特质的延续。种下后若干年,又会开出差不多形色的花,结出差不多形态的果。就像梨树的果实,会开梨花、结梨果,但怎么也结不出桃。常说生命如花般绽放,那思维是一个人的果实么?花不能延续,但果实可以。机体不能延续,但思维可以。

以言传书籍为载体,人类文明的延续,就是思维成果的延续,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。认识的深入,科技的进步,社会的形成,都是。区别在于,不同的果实能级并不相同。有的人思维能级较低,只能影响周围的数人,甚至可能只有自己。而诸子百家往圣先贤的思维成果,能级十分惊人,动辄一传千年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人。同时,世上的每个人又在相互影响,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成果里,都有无数其他人的印迹。无论你的一生再怎么平凡,也能成为别人某一次的遇见。一弦既振,良曲或出。

花开从心,果成随缘。对于某个特定的花朵来说,绽放就是生命的意义。待得此花凋零,彼花又会盛开。同本同源,生生不息。花开花落,何悲之有?

家庭·广瑞路

做裁缝的爷爷

| 符志刚 文 |

1932年,一场来势汹汹的瘟疫袭击了江南大地。短短几天内,仅江阴地区就有数以千计的人染疾死去。我的老家位于江阴花山以南的城隍庙头村——一个地处青阳、峭岐、月城三镇交界处的偏僻乡村,在此次大疫中未能幸免。在半个月时间里,我爷爷的爷爷奶奶和父母相继染上瘟疫,接连死去,撒下一群尚未成年的子女,兄弟姊妹共5人。据奶奶讲,我外婆刚咽气时,一直未断奶的小叔公还爬到母亲身上吮吸奶汁呢。

我爷爷的爷爷、父亲都是做裁缝的。爷爷承父业,到15岁时,手艺已相当不错。家境也还可以,但由于连续举办丧事,一下子欠了一千多元巨债。

长兄为父。面对巨变,我爷爷作为家中长子,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家庭重担。为了还债,拼命接生意,没日没夜地为人家缝制衣服。当年,18岁的大姑婆匆匆出嫁到了夫家桐岐乡安西村,后来随夫君到上海谋生;17岁的爷爷迎娶了同样是17岁的奶奶——月城镇下塘村韩家的二闺女韩琴宝,一位极其能干、贤淑勤快的女子,一起来打理这个残破不堪的家庭;9岁的大叔公跟着我爷爷学做裁缝谋生,7岁的小姑婆被迫早早嫁到邻村当童养媳,5岁的小叔公,则在两年后就到隔壁村一个家境富裕的远亲家放牛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本鬼子对江南一带实施三光政策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1938年的炎夏,日本鬼子扫荡的魔爪伸向我村。爷爷奶奶和乡亲们被迫外出逃难,有的躲在村外河边的茅草丛里,有的藏在村头的黄豆地里。由于同村的一位乡亲个子较高,头探出来时被鬼子发现,结果鬼子就把他与藏在豆地里的乡亲全部抓走了。

鬼子把乡亲们驱赶到打谷场上。一位凶神恶煞的鬼子官把我爷爷从人群中揪出来,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他。狡猾的鬼子官先查看了爷爷的头部,看有没有军帽留下的帽印,随后又令我爷爷伸出双手,仔细查看手掌。由于爷爷是裁缝,除了常年握剪刀的虎口上有一层老茧,手掌上白白净净的,于是鬼子就怀疑爷爷是游击队员。爷

爷死不承认,鬼子就穷凶极恶地把我爷爷捆绑在一张木梯上,然后用两张长凳将木梯架起来,下面支起一个火堆。鬼子用皮鞭狠狠地抽打我爷爷,逼问他是不是游击队员。我爷爷不肯松口,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打得皮开肉绽,然后点起火堆焚烧爷爷的下身(这是鬼子发明的一种酷刑,叫“烤卵子”)。熊熊的烈火吞噬着爷爷的肉身,爷爷痛得嗷嗷直叫,很快就昏死了过去。鬼子见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,又害怕游击队偷袭,就扔下奄奄一息的爷爷扬长而去。

见鬼子们走了,乡亲们赶紧把爷爷从木梯上放下来,抬到我家。伤心欲绝的奶奶一边哭着痛骂日本鬼子“杀千刀的”,一边心疼地为爷爷清理伤口。可怜的爷爷体无完肤,鲜血直淌,浸透了两条棉被。为了帮爷爷养伤,出嫁不久的大姑婆把爷爷接了过去,买来中草药,做成药膏给他敷贴疗伤。伤情有所好转后,爷爷的干妈——邻村小雪良的母亲疼惜千儿,又把爷爷接过去调养了一阵子,总算捡回了一条命。

爷爷病愈后,继续做裁缝生意。手工缝制衣服,速度慢,效率低,赚钱非常辛苦。为了早日还清债务,爷爷夜以继日地带领弟弟苦干。有的讨债人上门要债,还带着吃奶的婴孩,讨不到钱就索性住在我家里不走了。奶奶一边低三下四地给人家赔不是,一边细心地帮他们看孩子、洗尿布,好吃好住地招待着。债主住了几天,见我家实在拿不出钱来,只好动身走路。不过爷爷奶奶承诺掷地有声:“再苦再累,我们都不会赖你们一分钱账的。”

面对债台高筑、一贫如洗的家庭,爷爷奶奶咬紧牙关,带领年幼的弟弟,勤俭持家,除了没日没夜地做裁缝,还各展其长,先后办起了家庭磨坊,添置了摇面机,在方便乡亲生活的同时,广开财源,像蚂蚁搬骨头一样,把巨债一分一厘地还掉。

有一次,迁居上海的大姑婆邀请爷爷奶奶去上海小住。大上海的花世界无奇不有,令人眼花缭乱。当爷爷看到上海的裁缝用缝纫机缝制衣服,速度奇快,针脚又齐整,顿时呆住了。要是自己也拥有一部这样的

缝纫机,那该有多好啊!爷爷心痒痒极了,于是马上跟大姑婆商量,决定借钱买一部回来。聪敏好学的爷爷跟一位上海裁缝才学了几天,就掌握了踩缝纫机的技巧,还学会了做西装。

缝纫机买回家后,新设备和新手艺,开始让爷爷大显身手,衣服做起来既快又好,式样也多,成衣效率得到极大提高。于是,大裁缝符霸成的名气越来越响,四邻八乡的乡亲纷纷慕名找上门来。由于生意太多了,衣服实在来不及做。爷爷跟奶奶商量后,决定陆续地招一些学徒。最多的时候,家中有十多个徒弟。学徒一般要跟着师傅学上一两年才能出师,平时吃住师傅家,但没有工钱。几年下来,爷爷奶奶终于还掉了巨债,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从此,村上乡亲遇上急事或揭不开锅,向我家借钱时,爷爷奶奶从不回绝,三块五块的从不记账,因而人缘极好,声望很高。

爷爷奶奶成婚以后,感情非常好,加上手脚勤快,脑子又活络,短短几年,不仅让一个濒临破产的农村家庭起死回生,而且迅速成为全村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。他们总共生了两儿两女,我父亲是他们的长子,下面还有一个叔叔、两个姑姑。父亲在青阳中学读完初中后,到镇上供销社当了会计,后来又考取了国家地质队。只有小姑继承了父业。

农村人家有了余钱,头等重要的事就是造房子、娶老婆。于是爷爷奶奶请来当地的能工巧匠,在村中央一块较高的地势上,很快就建起了一座三开间的大房子。房子有点像四合院,北面是带有阁楼的二层楼房,中间有天井,天井两边还各有侧厢房连接,南面是三间平房。屋梁和柱子都是用合抱粗的大木头做的,天井里种有一棵桂花树,明堂装有雕花的落地门窗,非常气派,是当时村上最好的房子了。

紧接着,扬眉吐气的爷爷奶奶,又为两个弟弟操持娶亲之事。由于家境富裕,大叔公很快就迎娶了大姑婆——邻村一位富裕中农家的二小姐;几年后,小叔公迎娶了小叔婆。开枝散叶,人丁兴旺,整个大家庭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0多口,直到1958年吃大食堂的时候才分家。

